

那天中午,开车前往杭州满觉陇。在白云路一带开了导航,此时此刻导航屏幕上已经一片红彤彤,语音提示说,3公里路大约需要45分钟,我当时就放弃了。第二天的钱江晚报头版,登出了昨日全城出动赏桂的最新数据:“2024年10月13日,杭州满觉陇涌入6万客流,又创新高。”

这样的倾城之恋也太过汹涌热烈。可比花浓,心与志坚,第二天一早,我还是义无反顾卷入滚滚赏桂大潮,对着满满地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的桂花,狠狠闻,用力爱。

位于杭州西湖之西南的满觉陇,得天独厚,相传在明朝以前即盛产桂花,沿途满觉陇山道边,植有千株桂花,树龄长的达200多年。当你身临其境,漫山遍野桂花怒放,花香时而突然扑面,浓烈醇厚;时而悠悠渗入,雅致清朗;当然,人声鼎沸也是当下的另一景观了。沿着满觉陇,两边集市热热闹闹,卖桂花糕、桂花红茶、桂花龙井、桂花酒、桂花饰品、桂花栗子羹、干桂花等等。中气很足的中年人举着话筒用杭普话叫:“看看啦看看啦,冒新鲜的桂花嘞!”小院子里,老人家在一个大盆里将蜂蜜与桂花搅和,再倒入小玻璃瓶里,50元一罐,见我犹豫不决,他伸过手来:“闻闻看,香煞特嘞。”而笑容可掬的年轻人则站在咖啡台后面



情景剧

桂花的一生要经历什么

王丽萍

说:“这是桂花咖啡,季节限定。”见我好奇观望,她补了一句:“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。”哈哈!据说现在满觉陇村的村民们,几乎家家都挂着喝茶的招牌,让纷至沓来的匆匆过客,驻足停留,染一身桂花香,跟秋天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约会。

我入座一家小院,阿姨头发花白,面容和善,上前指着她的家,你看到没?老头子得过奖的!墙上挂着“2007年西湖龙井炒茶技能大赛第一名”,我笑说,那是2007年的,阿姨道,老是好点了,可技术还是老的好吧?只见颁奖的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管委。旁边还有一个奖状:西湖龙井茶手工技师证书,上面的红字分外耀眼:高级炒茶技师,还有证号,很权威的样子。我要一杯龙井茶,阿姨拿来玻璃杯,从饼干盒里倒出茶叶,开水泡好,端上,再往你脚下放一个热水瓶,30块一杯。吹开浮在杯上的茶叶,我慢慢地喝,清清爽爽,回香潺潺。桂花弥漫,浓香致远,这应该是桂花的全盛时代吧,“叶密千层绿,花开万点黄”,桂花正慷慨地、毫无保留地铺天盖地倾吐芬芳。阿姨说,等过几天有雾有水的早上,我就用竹

竿打桂花,拿出以前老底子的蚊帐来盛,再挑出杂质,晾干,或做桂花糖,或跟红茶绿茶做成桂花茶,当然也可以酿酒,不过新鲜桂花酿酒就更好了,那可真是香。

虽然我出生杭州,学生时代在附近的四眼井参加过学农劳动,可像如此兴师动众涌往满觉陇的经历几乎没有过。此时此刻,突然想起朋友叶静常常说起这里有一位叫老虎的人,叶静说因为他,朋友们常常过来。于是,问叶静要了老虎的电话,他说,我们刚刚打好桂花,你过来吧。我按着地址往下满觉陇路走,老远看见被郁郁葱葱绿植包围着的沿街屋子,那就是老虎的店。还没进门,看见几个北方女子正在整理刚刚打下的桂花,原来,她们也是特地赶到老虎这里坐坐的。她们将新鲜桂花装在篮子里,桂花嫩黄闪光灵动,凑近了深吸一口,像海一般的透明里,你看见波浪宽广与星空无限。此时此刻,老虎温和地说,等晾干了以后就做桂花茶。

老虎的屋子不大,花瓶里插着桂花枝,造型随意却十分文艺,桂花星星落落,淡雅的馥郁时有时无。墙上挂着老虎的摄影作品,门口还有像“征婚启事”一样的自我介绍,“身份:茶农;爱好:唱歌、摄影;地点:杭州满觉陇”。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很有趣,他跟这里的很多村民一样,有着自家的茶园,自己的桂花树,也有不急不躁的心情与人生哲学。不过,现在周围很多网红点还都是外地人租来做生意了。现在最热闹的地方,也是生意最多的地方了吧?

屋里横七竖八好多椅子,泡一杯桂花红茶,阳光一点进来,看街上,挂着照相机的大叔,披着彩色围巾的阿姨,浑身都是洞的小伙子……人潮汹涌时分,想起看过的一个介绍,说的是桂花的一生要经历的时期:“萌发期,圆珠期,顶壳期,铃梗期,香眼期,初花期,盛花初期,盛花中期,盛花末期,花谢期等10个阶段”,其中香眼期与初花期香气最盛,一般只有2—3天。

我问老虎:“你说桂花的一生要经历什么?”他答:“没什么,就是一棵树。”

“子曰:‘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;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’夫子明训,无时无或忘。邦无道而致身通显,世失范而起,家暴富,须做人皆唾弃之事,方有多艳羡之荣,反不若五柳读书之为得矣。

读书之益也,既可享求知之乐,亦可激求真之勇,智能辨其是非荣辱,而心不存乎非苟且;书生之本也,取直道而行,不曲学以阿世,宁守正而匿影,不矫饰以弄声。

平生趣归读书,而乐于弄笔。惜夫兴趣颇广,但心役全无,徒使少年擎云之心,竟成白首呜咽之叹。日月逝乎上,体貌衰于下,顾念光阴虚掷,往往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,默诵陶公“日月掷人去,有志不获骋。念此怀悲凄,终

晓不能静”,至潸然泪下。虽年老老大,但初心未泯。积学以要其成,力行为以遂其志。深知去俗务易,去俗念难,务必心无

六十自箴

戴建业

效其“存”即“顺事”也。养真性,讲真话,做真人——既以此自励,亦以此自箴,更以此自警。作于丙申岁六十生日,剑桥铭邸雅居

戴建业先生六十岁时的夫子自道,如今读来依然有启迪,与读者共——编者



边看边聊

上海简称“沪”,其名与上海先民的生活方式有关。根据历史文献记载,沪是古人在沿海潮间带利用潮汐引起的水位升降捕鱼的工具。南朝梁陈年间地理学家、苏州人顾野王(519—581年)在《舆地志》中,详细描述了沪(扈)的由来:

“扈业者,滨海渔捕之名。插竹列于海中,以绳编之,向岸张两翼,潮上即没,潮落即出,鱼随潮碍竹不得出,名之曰扈。”唐代诗人陆龟蒙也说“列竹于海濫曰沪”。可见,沪是先人基于自然原理

的捕鱼方法,即涨潮时鱼随潮水游进沪,落潮时水退而鱼为沪所阻,人们只需在滩涂上捡拾,无需过多的人力物力。与守株待兔碰运气的方式不同

都柏林的“沪”

张卫国

的是,这一方法彰显了先人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识。制作沪的材料,在2000年前的上海地区,是本地盛产的竹子。在我国福建、台湾沿海地区存在的石沪,是垒石为堤而成的捕鱼工具,与竹沪原理相同。进入当代,在长江口实施十年禁渔政策前,长江口的潮间带常可看到用毛竹和渔网构成的沪。

2023年,同事年小美自爱尔兰参加学术会议返沪,送我一本介绍爱尔兰都柏林湾风土人情的书,名为《都柏林湾:自然与历史》,2017年版。都柏林湾位于爱尔兰岛东部,由利菲河注入,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即依湾而建,都柏林港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,恰如上海港之于上海。现今都柏林湾潮差介于2—4米之间,由于潮水的涨落,一旦来潮间带游玩的人不小心被困于涨潮的沙滩上,就只能求救海岸警卫队用直升机搭救了。尽管9世纪维京人开发都柏林为世人所知,但都柏林的发展历史更为久

远。在书的第127页提到,2004年在都柏林港口的北墙码头考古过程中,在现今海平面以下6.3米的古地面中挖掘出埋藏的“fish trap”,直译就是鱼陷阱。在书的第128页,有一张沪的复原示意图,可见沪呈“V”字形排列,高与人身相当,敞口向岸,与顾野王所述的沪何其相似!只不过都柏林湾的沪是由榉木桩和枝条编织而成。据测定,这些沪的年龄为公元前6100—5700年,也即距今8000年左右,是爱尔兰乃至西欧发现的最古老的石器时代的沪。

8000年的沪海平面要比现今低,当时人类在比现今地面低的海岸地区生存和捕鱼,随着海平面的上升,这些生活场所被遗弃和埋藏。根据书中介绍,在爱尔兰沿海许多地方还挖掘出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,也即人类食用贝类后丢弃的贝壳。巧合的是,近年在上海邻近的浙江余姚井头山开展的考古挖掘,发现地面以下约5—10米深度的古地面也有贝丘遗址的存在,此外还有船桨、芦苇或竹子等制作的席子、篮子等,其年代也是距今8000年左右。因此,说不仅上海地区沪的历史不仅仅是文献记载的2000年,也许可上溯到8000年前,只是由于考古带有极大的运气和偶然性,在上海沿海地区没有挖掘出其遗存而已。

在苗寨被敬酒

蔡旭

你知道苗家人迎宾待客的最高礼仪吗?也许你知道:敬酒。你不一定知道,敬酒的仪式。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:高山流水。芦笙响起来,敬酒歌唱起来,一队苗族少女端着酒走过来。

只见其中一个人拿着酒碗,要让我前面的客人喝下碗中的酒。另外的几个人拿着酒碗形成一定的高度差,一个接一个往下一个人的碗中倒酒。

酒水从高处顺碗而下,层层叠叠,流到客人的碗

中,流入客人的嘴中。宛如一条溪水从翻山越岭流过来,宛如一道瀑布从天上云间泻下来。

哦,这不就是“楼梯酒”吗?却有了一个这么诗意的名字。

据知,苗家人以山为友,以水为伴,敬重大山,敬重河流。

他们要以最高的敬酒方式,祝贺客人健康像高山一样永驻,幸福像流水一样长流。

敬酒队来到我的面前时,不喝酒的我,不由得犹豫了片刻。

这时歌声又响了起来——“欢迎你到苗寨来,醇香米酒迎接你。你喜欢一杯喝,不喜欢两杯喝。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……”

啊,这是苗家人好客的热情呀,这是苗寨里待客的礼仪呀。

被感染的我,被感动的我,仰起头来,喝下了一杯香醇的酒。

喝下了苗家人高山流水般的情意。喝下了,在苗寨宾至如归的热情。

评价,“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,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”。我离开时,郑重端详了许久。

一年过去,日常生活和世上的一切一样繁忙热闹。我早忘了乌镇此行,直到最近一日路过陕西北路太平花园,发现作为太平花园一部分的西摩公馆正在对外开放,这栋百年历史建筑内部被改造成了展览空间,踱步进入,里面正举行中法文化周的中法女艺术家四人联展“玫瑰之路”。

老洋房的空间映衬着年轻新锐女艺术家的油画作品,有着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
二楼展示的法国女艺术家的水墨画也同样有趣,策展人还别出心裁地在展厅里布了几块太湖石。阁楼的另一侧,做了遮挡,门口标示着工作区域,暗示观众不可进入。

然而当在这条警戒线处随意张望,赫然看到那片区域墙上挂着木心的“手”——在

七夕会

乌镇我端详了良久的那双巨大的“手”。

展览的策展人郑阳说,那是他20岁出头,作为摄影师时为木心拍的。摄影师出身的他为晚年木心拍了一系列的肖像照,被木心美术馆和晚晴小筑收藏。他把那张“手”的照片带到了上海,挂到了西摩公馆的墙上,甚至还在西摩公馆的展览空间展陈了跟着木心学画的小代的作品。郑阳说:“选择历史建筑作为展陈空间,是因为木心先生说的,‘新的建筑不说话,旧的建筑会说话。’”

这群20多岁年轻人刚刚展开的年轻人,与80多岁的木心在乌镇有了一段交往,十余年后,陕西北路百年老宅里,这段缘分如小说暗线一般接续,而我这个旁观者偶然踏入,得以见证。

那天,我从西摩公馆走出来,就好像一年前刚刚从晚晴小筑走出来。感到欣慰的是,那双“手”终究还是回到了上海,开启了新的故事。



江南(剪纸) 李守白作

去年去了回乌镇,夏日油绿,第一次敲开了晚晴小筑的门。

约十几年前开始读木心,知道他回国后在通安宾馆小住了半年余才入住晚晴小筑,直到生命谢幕。于是出行乌镇,特意与家人也住在通安宾馆,一早散步,试图在古镇如今的气氛里找到一些过去的气息。

一路游荡,途经木心美术馆这座获得许多设计褒奖的建筑,抱着恭敬之心参观,里面陈设着木心日常生活用品,他的帽子、摄影师为他拍的肖像照和一幅巨大的“手”的摄影作品,都在美术馆的显眼位置。木心的画作被专业陈列,作为他的读者,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他画的原作,不少作品创作于上海,这是他于上海难以割舍的岁月。

美术馆一侧的窗外是小河,碧玉如洗,反射着游荡不定的光,忽明忽暗的光

线里,我怔怔看着他上海的作品,想着一个人一生与一座城市、一地的缘分。

“方圆、老熊、六十、兆丁、陈妈、春香、莲香、顺英、秋英、海伯伯、管账先生、教师、阿祥、祖母、母亲、姐姐、我、姐夫、剑芬、溶溶20人——这样一个家我只经历了五年,之后在杭州、上海过了40多年,美国25年。”木心自述中说。

转道东栅,有他仙逝前住过的晚晴小筑,当时刚刚对外开放,本不在此行计划中。路过一个寻常街巷,在一家兼做烟纸店的小吃店隔壁,太小太小的入口,不起眼,一晃便过去了。晚晴小筑门虚掩着,看着像是民宅,不对外的样子。

敲门进入,有工作人员问是否网站做了预约。登记好信息,恭恭敬敬进门。好幽深的院落,几进的厢房,分为花园、主楼、后院。最外做了主要展厅,展出内容和西栅木心美术

馆大同小异。不同年龄时段的肖像照,同样陈列的还有那双手的近景摄影。

当时晚晴小筑花园正在整修,几个工作人员在做庭院的清理。园中草木茂盛,水池、亭

从晚晴一筑到西摩公馆

施丹妮

榭、紫藤架依稀可见昔日之貌。木心先生书里有一张幼时全家合照,我对照着看了这个复刻故居的花园方位,也在同样的位置拍下一张纪念照。穿过花园是他居住和工作的区域,曾经照顾他日常起居的两位青年小杨、小代,将曾经生活的厢房也布置成了展室。小杨、小代和木心学画,师承一脉,展室里有不少小代这个年轻人的作品,有几分与木心相似。自2007年夏迁晚晴小筑安居,木心和照顾他的年轻人在此度过了最后五年岁月。主楼挂着一幅字,是他对晚年的

评价,“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,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”。我离开时,郑重端详了许久。

一年过去,日常生活和世上的一切一样繁忙热闹。我早忘了乌镇此行,直到最近一日路过陕西北路太平花园,发现作为太平花园一部分的西摩公馆正在对外开放,这栋百年历史建筑内部被改造成了展览空间,踱步进入,里面正举行中法文化周的中法女艺术家四人联展“玫瑰之路”。

老洋房的空间映衬着年轻新锐女艺术家的油画作品,有着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
然而当在这条警戒线处随意张望,赫然看到那片区域墙上挂着木心的“手”——在

